

[长篇小说]

一块神秘符石 两个至亲兄弟

一场内战 两个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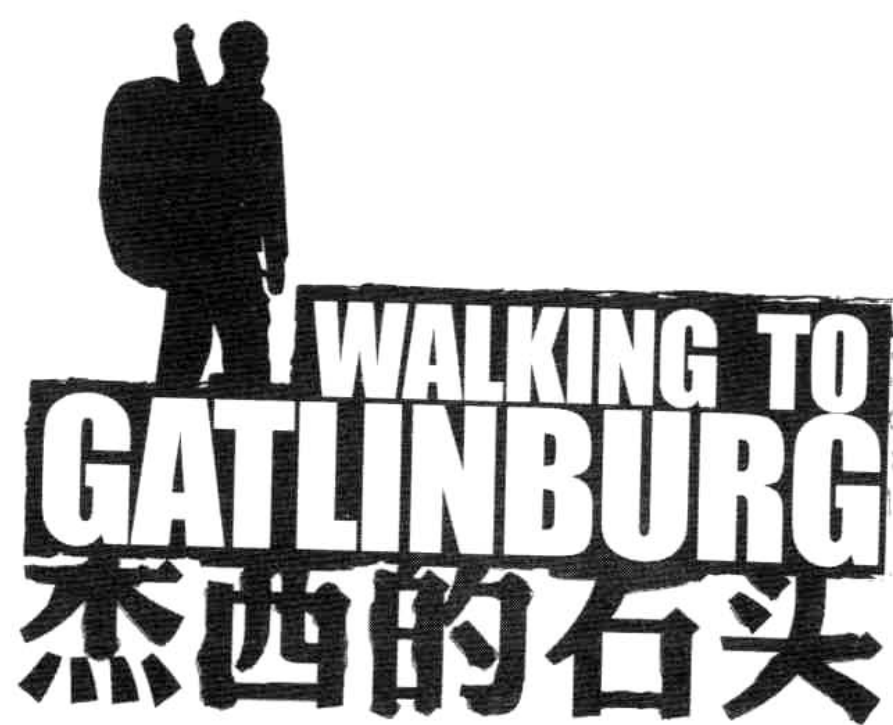
杰西的石头

[美国] H. F. 莫谢尔 著
Howard Frank Mosher

李智微 译



WALKING TO
GATLINBURG



〔美〕H. F. 莫谢尔 著
Howard Frank Mosher

李智微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西的石头 / (美) 莫谢尔著; 李智微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Walking to gatlinburg

ISBN 978-7-5447-4478-2

I. ①杰…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4010号

WALKING TO GATLINBURG by HOWARD FRANK MOSHER

Copyright © 2010 by HOWARD FRANK MOSHER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ye Areheart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365号

- | | |
|-------|---|
| 书 名 | 杰西的石头 |
| 作 者 | 〔美国〕H. F. 莫谢尔 |
| 责任编辑 | 王振华 |
| 特约编辑 | 王正磊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yilin.com |
|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960×640毫米 1/16 |
| 印 张 | 19.5 |
| 字 数 | 248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4478-2 |
| 定 价 | 32.8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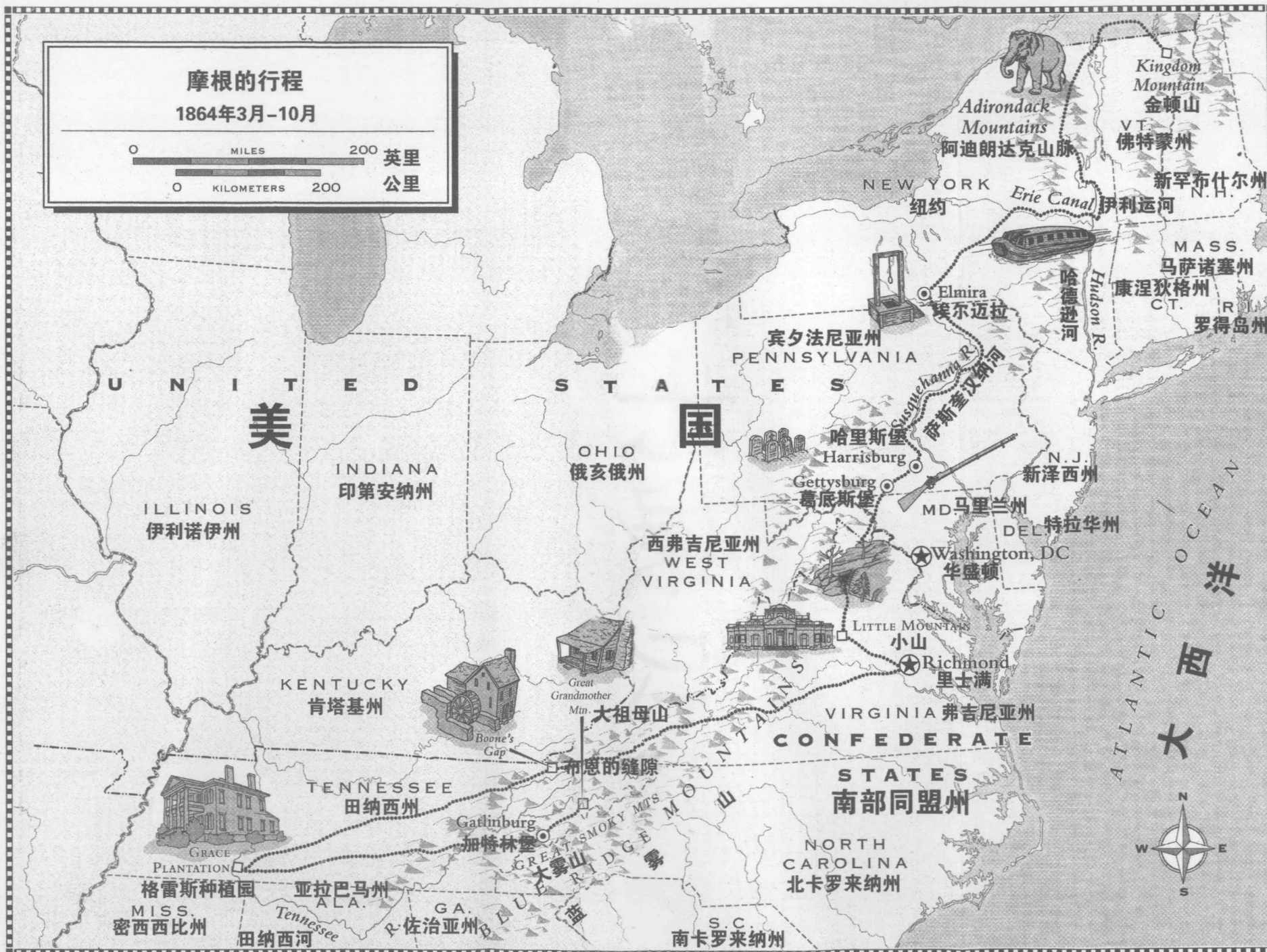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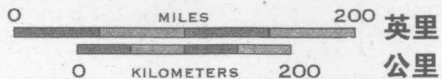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儿子——

杰克

摩根的行程

1864年3月-10月



第一章

Thurisaz



事隔多年之后，摩根·金内森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初使他和哥哥皮尔格林卷入麻烦之中的，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对阅读的嗜好。家住金顿山的金内森一家，是非常了不起的读者，他们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读《天路历程》，读《失乐园》。他的母亲经常开心地给兄弟俩读起奥斯汀和狄更斯的作品。他的父亲，奎克·米汀·金内森，总是手捧一份波士顿、华盛顿或者费城的日报和周刊，坐在家里大声地朗读。皮尔格林在离开金顿山去哈佛念大学之后，常常寄些书籍回家给弟弟摩根阅读。这些书籍，包括有皮尔格林的老师兼朋友——生于瑞士的自然学家和冰河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教授写的，还有康科德^①的自由思想家爱默生、梭罗写的；而他最近阅读的一本书，是那个奇怪的英国人达尔文写的，这本书与摩根之前所读过的书截然不同。

当然，居住在佛蒙特州的金内森一家也阅读《圣经》。摩根有一位年长的表姑，在摩根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常常搬到他们家里住。有了摩根之后，待摩根稍稍年长，这位表姑就开始给他讲《圣经》。她总是带着一种欣悦和满足的神情，给摩根讲述由于复仇而引发的大洪灾，以及天降流火的经文，这些流火烧毁了所有邪恶的城市，也同样烧毁了

① 康科德，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小镇名。

被孩子们用吊索制伏的邪恶的巨人，当然还将那些稍有些不安分的女人烧成了盐；还有无数的人在这次永不停息的烈火中呜哭哀鸣，用一种特有的方式反复祷告。“从《圣经》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其余的则可忽略。”皮尔格林教导摩根，“就像你对待其他书籍一样。这是一本滋养了我们祖先生命的书，它也有好的地方。”

“这是一本伴随着我成长的书。”这位经常搬来同住的表姑这样说道。她名叫麦塔贝，不过，皮尔格林和摩根称她为“表姑安息日学校”。她很不高兴皮尔格林这样说。“这部书对我大有裨益，也将有助于他。”——指的是摩根——“好，在对摩根的未来进行判断时，我最后的预言就是，他将会经历一段短暂而苦难的生活。他将知道为什么他会被委以重任。我向你保证，他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闲适地在小溪里捕鱼，或在那儿日夜闲逛了。”但是，摩根到底会在什么地方被委以重任，这位表姑从来没有确切地说过。

“听起来就像传道士拿着硫磺恐吓一个人，硬是威胁这个人接受他的想法，”皮尔格林说道，“孩子们，你们要长期不断地努力的。努力吧，否则慢慢地就会感到越来越困难。”

“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将要看到的。”麦塔贝说。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可以同意这些看法。”摩根的父亲说道，他希望借此结束这场讨论。

“对，”这位“表姑安息日学校”说道，“我们可以同意。”

在金内森家庭的所有成员中，比摩根大五岁的皮尔格林，对书籍的阅读总是如饥似渴，是这个家庭中最痴迷的读者。他曾研究过医学、树木、动物和岩石等多种门类和学科的书籍，直到去参加战争之前，他还在哈佛大学为成为一名医生而努力学习。他甚至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苏格兰著名的格拉斯哥医学院，与约瑟夫·李斯特一起，研究外科手术。在离家去哈佛大学之前，他教过摩根许多关于金顿山地区动物、植物和鸟类的知识，他还教摩根如何用亨特式滑膛枪进行射猎。

皮尔格林那把老式火药滑膛枪，是从他们外祖父的燧发枪改装而来的。虽然摩根迅速成为了一个好射手，但皮尔格林仍然是家中最棒的神枪手，甚至在他已经完全停止狩猎和杀生之后，他仍是摩根所见过的最厉害的射手。而摩根的天赋在于，他有一种超常的自然森林感，这是自从他被允许自己进入森林之后，所磨炼出来的特殊技能。就像有时他父亲所说的那样，你即使用两头牛，也不能把这个男孩从森林里拉出来——虽然这个男孩在私下也贪婪地阅读的各种游记，主要来自于马可·波罗和詹姆斯·库克船长那样的探险家。至于摩根所受的正规教育，则是结束于一段不切实际的小插曲之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金内森一家为阅读而狂热的激情，给皮尔格林带来了麻烦。在战争打响的第三年，皮尔格林参军，成为了联邦军队的一名战士。他的父亲奎克·米汀，负责佛蒙特州最北端的秘密组织“地下铁路护送站”^①的工作。皮尔格林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名废奴主义者，但皮尔格林离开大学去参军是由于与阿加西教授的不和。而导致他们不和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尽管那时皮尔格林和他的父母因为他和曼依·泰堡在一起的事情已有过一些争吵。但摩根认为，这些事情都不能成为其原因。你不能停止阅读，就如同你无法阻止自己坠入情网一样。不过，摩根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对于他来说，阅读是最主要的原因，对他来说的确如此，对皮尔格林来说也一样。如果他从来没有阅读过这些旅行的书籍，如果不是皮尔格林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做葛底斯堡的地方失踪，他可能永远不会产生去冒险进行长途旅行这样伟大的构想。

① “地下铁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黑人奴隶从美国南部逃往加拿大寻求自由的秘密路线，“护送站”是这条线路上自愿护送奴隶平安到达目的地的居民家庭。

在皮尔格林离家上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摩根曾一度害怕前往他和哥哥昔日常去的金顿山。在那里皮尔格林曾经教过他在哪些地方可以等到一只前来饮水而不慎滑倒在小溪中的雄鹿。他们也曾在小河里，捕捉那颜色华丽、活蹦乱跳的野生小鳟鱼，这种鳟鱼几乎生长在金顿山的每一条小溪中。那里还有个湖泊，也就是曼夫里马哥湖，它向北延伸二十五英里，直抵加拿大法语方言区；他们曾见过许多雪鹅；成千上万的雪鹅，在家族的召唤下，四只、五只、六只……宛如厚厚的云层，有时游向北部的巴芬湾，有时游向南部的切萨皮克湾。有一次，当他和皮尔格林划着桦树做的独木舟在湖泊上拖钓时，摩根钓到了一条巨大的深水鱼，那可能是一条湖鳟，但也可能是一条鲟鱼。在用嘴咬断摩根自制的红白诱饵前，那条鱼拽着他们的独木舟，在超出水面三千英尺的陡峭的高山之间的水面疾驰，将他们拽出边境将近一英里。

兄弟俩喜欢在金顿山顶峰上露营过夜，越过林梢，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四个州，还可以看到加拿大境内深处的景色。一天晚上，他们与堂兄道尔顿·金内森在山顶安营露宿。道尔顿与皮尔格林年纪相当，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一头大熊，他的思想却不如摩根成熟。他们看到，由于北部城市灯光的照射，使得北部的整个天空闪耀着蓝色、绿色、红色、银色、黄色、粉色的光芒。皮尔格林给他们讲述加拿大的旅客们，那些戴着五颜六色的御寒帽和腰带的毛皮商人，在宏伟的舰队中，划着三十英尺长的独木舟，从蒙特利尔出发到达亚大巴斯卡河，以及一个名字动听的地方——这一行程，有两千五百英里的路程，然后还要沿路返回。在寒冷的冬季里，他们竞相击打着乐器，唱着激动人心的划桨歌，穿越从前没有任何人曾去过的荒野，沿途吸引了一些零散的克里族乐队。在十二岁、十三岁和十四岁的时候，摩根非常渴望跟随这些勇敢的冒险家去北方。

摩根和皮尔格林以及道尔顿，曾带阿加西教授到山顶去研究冰河漂砾。这些冰河砾石是被巨大的冰盾从遥远的北部地区携带下来的。

他们向阿加西教授展示了那块平衡漂砾，一个像他们的农舍那样大的圆形巨石，屹立在一个比它更小的平顶巨石上。这块平衡砾石上面雕有鲸鱼、海象和驯鹿等象形图案，在这些图案的旁边，还雕刻着一些教授称之为“神符”的奇怪的符号。教授认为，这些象形文字画和符号可能是几百年前挪威的探险家雕刻的，但这只是猜测，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肯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们的历史都非常古老。有时，摩根和皮尔格林就在那块平衡砾石上，玩一种有趣的盲人摸象的游戏，他们把眼睛闭上，然后伸手去触摸巨石，再睁开眼睛看看自己最频繁地触摸到的那个符文是什么。甚至当他们刻意不去触摸，摩根经常碰到的还会是“”这个符号，皮尔格林的则是“”这个符号。

自从皮尔格林在宾夕法尼亚州失踪之后，所有这些曾经给他们留下欢乐和美好回忆的地方，都让摩根感觉到可怕的孤独和心灵的阵痛。几个星期前，他就在心中定下了计划。在皮尔格林出外参加战争之后，尽管他未曾给父母写过信，但与摩根的通信从未间断过。他在信中告诉摩根，在精神上，他们两兄弟仍然像从前一样亲密，因为他们都热爱着那座山上相同的一些地方。皮尔格林喜欢开玩笑，把摩根称作“士兵”或者“那提”，“那提”源于费尼莫尔·库柏小说中虚构的童子军“那提·邦波”。摩根的父母平常很严肃，所以不太爱开玩笑。至于年老的表姑，在她的生活中，也似乎从未开过玩笑。

“拿撒勒的主耶稣会不会与他的好友围坐在柴炉旁边说俏皮话呢？”她说，“他会吗，表哥？”

“我想他不会这样做。”摩根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也相信他不会这样做，”麦塔贝很坚决地说，“拿撒勒的主耶稣，在生活中从来不笑，一次也没有。保罗也没有。”

“玩笑，不是耶稣生活中的一部分。”摩根的父亲赞同道，“从我知道的有关保罗的故事来看，它也不是保罗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知道，玩笑是一种罪过，”麦塔贝说，“玩笑丑化了上帝的创造，因此我很厌恶玩笑。”

老妇打开她的日记簿，在这本日记簿中，她记载了她所讨厌的所有事物的详细名目。从摩根父亲所订阅的公报中摘下来的犯罪剪辑和暴行选录，也保存在这本日记簿中。“你看看，”她一边拿起两个星期前从《华盛顿间谍》中摘下的一张剪报，一边说道，“你觉得这可笑吗？你会笑吗？”大标题写着“五名冷酷杀手逃离纽约州监狱”。标题下面的小字写道：“一家四口发现被吊死，据说凶手在南逃。”

此时，“表姑安息日学校”已津津有味地将这篇文章大声地朗读了三四遍。这篇文章令金内森的家庭成员感到极度痛苦，因为奎克·米汀的弟弟约翰·金内森上校是监狱的指挥官，并且在这次犯人集体越狱中，他的妻子被一个杀手枪杀了。文章报道了，那些本应在当天上午被处决的凶手们，是如何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事件和胆大妄为的行动中逃出埃尔迈拉联邦监狱的。文章接着报道说，五名逃脱的战犯，是各个州之间冲突所催生的最恶劣的渣滓。他们当中包括一个奴隶杀手，一个儿童谋杀者，一个被免职的牧师，还有一名被取消执业资格的军医——这位军医对自己所负责救治的伤兵，不但不帮助他们治疗伤病，反而对他们实施了残忍的活体解剖。据推测，他们第二天将要谋杀的家庭，与地下铁路护送站有关。这一点让麦塔贝感到兴奋。麦塔贝曾长期反对地下铁路护送站，并以以色列儿童拥有奴隶这一事实为依据，而坚定地反对废奴主义，而像摩根的父亲和皮尔格林这样的废奴主义者，有什么权利反对亚伯拉罕和以撒上帝都认同的传统？

“告诉我，”麦塔贝要求，“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在什么地方告诉摩西解放他的奴隶的？告诉我，耶稣是在什么地方下令罗马人释放他们的奴隶的？”

事实是，麦塔贝老表姑从另一个老表姑那里，继承了伯灵顿附近一家女棉内衣工厂一半的产权。不幸的是，工厂最近因为战争而破产

了。因为这个不幸，她总是指责废奴主义者，尤其是摩根的父亲。当然，她也指责摩根。自从皮尔格林离开佛蒙特去哈佛就读，之后又参军当了医疗副官以后，摩根就一直独自引导旅客越过边境抵达加拿大。

就在这天下午——1864年3月的这个阴沉的下午——摩根就在做着这件事情。这时的摩根虽然还未满十八岁，却长得高大健壮，长着一头浅色的头发，一双大眼睛，那眼睛的颜色就像夏天风暴来临前大湖泊所显示的颜色。他正在引导一个单身旅客^①——自从总统在一年半前发布了解放黑奴的公告之后，旅客就比以前少多了——爬上一座名为金内森威乐·派克的大山，这座大山位于金顿山东部的山脉上。对于他所带领的这名男子，摩根了解得不多，他只知道这名男子叫杰西·摩西。他要带领这名男子前往到达加拿大之前的最后一站，位于大山背面的一所季枫糖营房。皮尔格林曾为这所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比拉兰地。他们打算就在那里休息，并拿出摩根的母亲装在他们旅行包里的冷食，解决当天的晚饭。然后，摩根将带领杰西·摩西穿越加拿大森林，走完余下的路程，到达梅戈格，并打算在第二天早晨把他送上去蒙特利尔的火车。摩根的父亲也已经给蒙特利尔地下铁路站站长奥古斯特·肖托发了电报，告诉他一名来自南方的旅客将抵达那里，以便肖托能够在终点站找到杰西。

摩根和皮尔格林曾多次做过这样的引导行旅，所以当摩根跋涉在高山之巅那深深的积雪中时，耳畔总是回荡着哥哥的声音。哥哥对他说，阿加西教授的巨大冰盾，从北部地区滑落下来，在地表上划刻出那个湖泊，并在周围地区形成一个俗称“北部大峡谷”的广阔的沼泽地；皮尔格林还告诉他一些北部的植物的名称，这些植物屹立在山上，高度超过一般的树木，像这样的植物在拉布拉多南部的其他地区极为罕见；哥哥还告诉他，鸟类是如何从蜥蜴进化而来，以及人类是如何从极有可能是猴子那样的动物进化而成的。关于人类进化的问题，正

① 这里的“旅客”是指沿着既定的路线向北逃亡的奴隶。

是导致皮尔格林与他的老师争吵的原因。这位教授先生对达尔文的猿猴进化论持反对态度。他和皮尔格林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上，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他俩正在南地——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边远的山上——一起度过工作假期。这次争吵标志着他们友谊的结束。现在，皮尔格林失踪了。根据摩根的叔叔约翰·金内森上校的判断，毫无疑问，皮尔格林是被埋葬在葛底斯堡一个不知名的万人坑里了。但摩根并不相信。他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皮尔格林还活着，但他知道这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他只是默默地等待，就像他所知道的那样：在金顿山，万物萧条的冬天过后，必定是生机勃勃的春天，夏天虽然很短暂，但它也将追随春天的脚步如期而至。

当杰西·摩西抵达金内森家时，正是北部地区的晚冬季节，他单薄的穿着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他没有大衣，只有一条破了个洞的烂毯子，将手臂、头部以及褴褛的衣衫一同裹住了，毯子一直裹到他穿着靴子的脚部。摩根的母亲给他添置了几双羊毛袜、几件衬衫和几条尺码偏大的裤子。那天清晨，雪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了，道路上的积雪也更厚了一些。看着雪花从暗淡的蓝灰色的天空降落，飘飘洒洒笼罩着整座大山，摩根仿佛闻到了雪在凛冽的北风中飞舞时的气味。他带上了他的老式火药帽和亨特式滑膛枪，以便在偶然遇到提前爬出洞穴的熊时可以自保。杰西脖子上挂着一个麻袋，身穿红色的羊毛外套，脚上是一双摩根很早以前就穿不了的毡靴。摩根很高兴看到杰西能够穿得暖和，但当他把小时候的衣服送给杰西时，心里还是有一丝舍不得。那件红色的外套，以前是皮尔格林穿的，后来哥哥把这件衣服送给了他。即使衣服的纽扣扣到了喉咙的部位，杰西仍在瑟瑟发抖。摩根觉得，他这个样子，更多是源于恐惧而非寒冷。这位黑人男子不断地往后回顾。

“他们来了。”杰西说。

“谁？”摩根说，“谁来了？”

“我猜想，他们来了。”杰西又重复了一遍。

他们翻过山脊，朝着枫树果园的方向往下走。山北坡的荒地长着枫树，枫树可产品质不错的糖浆和砂糖，这儿的树液酝酿得比较迟，一般要到4月上旬才开始流出来。这种糖浆呈浅琥珀色，而糖的颜色则像美丽的金发，比摩根的头发的颜色还要淡一些。以前在枫树液开始流出来的时候，摩根和他的母亲会在枫糖房子里待上好几天；在黎明的曙光中，摩根跟在一头红牛后面，穿越漆黑的枫树林；由于整天扛着满满的树液桶，他的肩膀有一种灼烧感；他看到漆黑的林子里闪着红色的火花，那是母亲正在那里熬糖；摩根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一个捕完海豹返回家的爱斯基摩人。他喜欢枫树产糖的季节，今天下午，他引导着杰西·摩西走下山坡时，还在寻找春季和制糖季节到来的痕迹。黑云杉林中，一只蓝色的松鸡，在这个晚冬季节啾啾地啼鸣。这是他所观察到的唯一迹象。

大雪开始轻轻地飘落下来，有些雪粒儿落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有些则穿过树枝飘落到山坡上。当摩根来到一个地方，他发现有个什么东西从雪树林中冲出去，并穿过了那条运输古道。这是一只巨大的分趾蹄动物，看上去像牛——但是，在不到糖丰收时节的时候，一头牛会在这么远的山坡干什么呢？而且，假如是牛的话，那么牛的腹部将会在雪地里拖出腹沟，但是，这只动物并没有在那个地方留下腹沟的痕迹。摩根意识到，这是一只驼鹿。猎人的强烈欲望，诱使他开始追踪、驱逐这只驼鹿。他的祖父金内森娶了一个阿布纳基族的女人，然而，摩根浅色的头发和肤色，以及他冰灰色的眼睛，似乎是继承了这个家族所有的印第安血统。而拥有深色肌肤、看起来比他更像一名印第安人的皮尔格林，是一个学者型的兄弟，他能够说出驼鹿的学名。而摩根现在只是想猎取这只动物。

“比拉兰地”小木屋的木材供应很充足。摩根一般会在上一年的秋天，砍伐几堆木材放在这里，以备来年春季制糖季节之用。他从露天院子里的一棵花楸浆果树下经过。这棵花楸浆果树上面，刻着一个读

音为 Thurisaz 的符号“Þ”。很多年前，当摩根的父亲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有一个本身就是地下护送站导路人的黑人，将这个象征符号深深地刻在那棵树上。山顶上的那块平衡砾石上，也有一个与之类似的符文。皮尔格林的老师曾表示，这个符文的意思是“关口”，这似乎讲得通，因为金内森家的地下护送站，是进入加拿大的关口。

摩根打开木门的门闩，走进屋里，在火炉上的引火柴上倒了一些煤油，将炉火点燃。

杰西·摩西开始解开他借来的外套。“我会把这件温暖的红色外套还给你的，高个子男孩先生，”他说，“这让我想起了那件约瑟外套^①。”

摩根被杰西的一句“高个子男孩先生”逗笑了。他为自己当初不愿意让出一件对他来说已没有用的东西的自私而感到羞愧。“这件衣服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先生，”他说，“我穿着有点儿小。”

外面突然传来“啪！”的一声巨响，不堪积雪重负的枝丫，从枫树上折断下来，响声就像手枪射击一样响亮。杰西吓了一跳。“没事，”摩根说，“一根老枝断了而已。”

摩根无法抑住对哥哥的思念。皮尔格林并不喜欢农场里艰苦的体力劳动——收割干草，脱燕麦粒，砍木柴——但他喜爱制糖的季节，喜欢来到这里的营房，帮助人们庆祝春天来临时这第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当摩根从他的背袋里拿出火腿、面包、烤豆和馅饼，并把它们摆放在营房未经刨光的粗糙桌面上时，他的视线快速扫过摆放于窗台上的各种书籍的名称。这些书大多数都是皮尔格林的。格雷氏的《解剖学》、《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还有那位教授的有关冰川研究的伟大著作。

“我们要一直待在这里，等到有人来找我吗？”杰西·摩西问摩根，

① 出自犹太歌曲：约瑟在他的外套破旧后，用这旧外套做成了一件夹克，当这件旧夹克缝缝补补多次后，他又把它改成了背心；背心不能再穿后，他又把它做成了一条领带。直到这件外套再也没有可改的余地。

“会有人来吗？”

摩根想，这一切对于杰西来说，是多么的可怕：云集的暴风雪，深不可测的北部森林，仿佛与世隔绝的简陋的山间小木屋。他想告诉杰西，总统发布的有关释放所有奴隶的公告，在一年前就已经生效了，他们现在离最近的奴隶州大概还有四百或五百英里，正如奎克·米汀常说的那样，他现在就像上帝手掌中的蟾蜍一样安全。但是，从杰西的眼睛里，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惊慌和恐惧。

摩根微笑着对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杰西先生，您将在蒙特利尔。”

“在哪儿呢？”杰西·摩西问道。

“加拿大。”摩根答道。

“希望之乡。”杰西·摩西说。

“是的，希望之乡。”摩根答道。

“不久前，是不是有一个年龄和你差不多的少女也路过这里？一个长得像花瓶一样精致漂亮的女孩，她正在逃跑，身边还带着个小男孩？”

摩根摇了摇头。

“我希望你能和我待在一起，”杰西说，“并且你爸爸也希望你和我在一起，一刻也不要离开。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很重要。”

摩根还在想关于驼鹿的事情，他说：“我会回来的。最迟在傍晚之前就能回来，也许马上就能回来。”

“我想告诉你……”

“我不会离开很久，在这儿没有人会找到你的。”

摩根明白，他应该留下来陪伴这个内心恐惧的男人。而且，他想，如果这个时候去追踪驼鹿，自己是否将有可能被即将来临的暴风雪困住，不能返回营房？但是，他要在天色还没有变暗之前跟上那只动物的行踪。当他第一眼看到驼鹿留下的踪迹时，他的激情立即被点燃，就在他离开杰西，追随着那只驼鹿跑进山林里时，就注定了他后来没能成功护送孤身一人留在“比拉兰地”小木屋中的杰西。他以前从来

没有机会射猎到驼鹿。那里的原住民，即法裔加拿大猎人，有时会用长矛穿着许多毛皮去金顿科恩城出售，那种毛皮就是驼鹿皮。如果逮到这只驼鹿，把它的肉储存在冰库里，那他的家人就可以靠它生活一整年。他想象他们拥有了那只驼鹿时的情景，感觉非常良好。因此，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他们需要那只驼鹿。

“我会在天黑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对杰西·摩西说，“我保证。”

老人对摩根勉强地笑了笑，并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摩根也回敬了他一个微笑。然后，他出了门，冲进了纷纷扬扬的细雪之中，雪下得正紧，预示着将有更大的暴风雪即将来临。他的视线穿过黑色的枫树树干，紧盯着前面的山路，根据他的判断，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他开始沿着驼鹿留在地上的痕迹小跑。

摩根真后悔没有带上他的雪鞋。在3月份，这里的积雪仍有四英尺深，原住民进入的话，需带一双雪鞋。摩根从“比拉兰地”往山上攀爬，此刻他正循着雪地上的踪迹小跑，他感觉他看到在前面的某个地方，有一只熊，从悬崖下垮塌巨石中的熊窝里爬出来，来调节一下北方漫长的冬季生活，然后又爬了进去。在路旁的黄桦树树梢上，有一只鹧鸪正在啄食树上新长出的嫩芽，它上下活动着愚笨的小鹰头，看起来很像庭院里一只正在啄食的母鸡。有一次，他和皮尔格林，还有他们的堂兄弟道尔顿，在摩根射下来的一只雄鹧鸪的嗦子里，发现了一百六十二枚桤木叶，一片片整齐地折叠在一起。摩根之所以知道那只鸟体内桤木叶的确切数字，是因为道尔顿在计算叶片数量时，故意大声地数。他那种专注、认真的神情，就好像一个刚刚学会数数的孩子在数到一百和超过一百时的样子。“你真是一台优秀的计数器，道尔顿。”皮尔格林对道尔顿说道。道尔顿被堂兄赞扬，开心地点了点头。当皮尔格林应征入伍后，道尔顿也试图参军，但因为不符合兵役条件，